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假面

北京大众出版社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假面

北京大众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报刊上揭露暗藏反革命分子破坏工農業生產建設的通訊报道共十二篇。这些文章告訴我們，敌人是陰險毒辣的，他們想尽各种方法破坏我們的建設事業，但是事实証明任何巧妙、毒辣的反革命分子都逃不出人民的巨掌。我們可以从这里吸取經驗，克服麻痹思想，加强对工作的責任感，更好的保衛我們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假面

※

北京大众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菴)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总經售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

開本787×1092 1/32·2 3/16印張·47,000字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統一書号：10071·4 定價：0.21元

目 錄

在迷人的外衣下·····	曾普、彭軍 (1)
奇怪的“司機”·····	賴 魯 (7)
“底”被揭穿了·····	北京日報記者 (12)
消滅暗藏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的毒蛇·····	艾 丁 (18)
反動富農于洛九是怎樣破壞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	毛鳳恩、趙炳昕 (21)
漏不掉·····	曾 普 (26)
打入醫療部門的反革命暗害集團·····	人民日報通訊 (31)
“十”字証章掩盖下的 反革命殺人黑幫·····	王文華、胡則丘 (34)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假面·····	傅 冬 (42)
暗藏在“中學生”雜誌社的反革命分子 蔣立罕的罪行·····	“中學生”雜誌社 (52)
她為什麼被殺·····	金雨因 (58)

在迷人的外衣下

曾 普 彭 軍

來了一個笑嘻嘻的“老礦工”

从石景山往西，一个高峯接着一个高峯，一座峻嶺連着一座峻嶺。这兒是我們首都的宝山。丰富的煤層蘊藏在京西礦区的羣山里。

一九五〇年四月，京西礦务局清水澗煤礦，新來了一個支柱工人宋德森。这个人据說已經有二十年的工齡了，看起來，确实也像一個老礦工：生產上在行，待人挺好，和和氣氣，老是笑嘻嘻的。介紹他到礦上來的人是這個礦上的一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這個“老礦工”過去的盟兄弟。

兩年之內，他从支柱工轉成採煤工，不久，成了生產班長。

盜取了“劳动模範”的称号

鄰近清水澗煤礦的西邊，是大台煤礦。

一九五二年四月，京西礦务局大台礦廠在木城澗區建立了生產四組。宋德森从清水澗調到这兒來作生產四組的組長。他對工人們說：“我是礦务局派來的，要在这兒創立先進小組。”後來，這個組就被叫做“宋德森快速掘進小組”了。

生產四組的工人開始用電鑽掘進巷道了。

从前，用手鎬掘進，每班工人劳动八小时，大巷只能掘進零点六到零点八公尺；現在，用上電鑽，進到一公尺半！

这时候，發生了一個問題：巷道向前掘進得这么快，把巷道和通風用的風道連接起來的立眼，却还是用手鎬鑿；人工趕不上机械；立眼跟不上迅速前進的巷道的需要，通風成

了問題。工人們在巷道里憋得厉害，气都喘不匀，一幹活就腦袋發疼。

班長安立福和四級工何永江都为这件事情發愁，安立福找何永江商量：如果能够也用电鑽打立眼，那不就能跟上了嗎？他們兴致勃勃地去找組長宋德森，要求允許試一試。可是，宋德森却給了他們一个冷冰冰的不容商量的回答：“不行！不許打！”

但是，这两个一心一意要扫除生產障碍的工人終於趁宋德森不在的时候，大胆地試驗起來，只用三十分鐘就打好了四个眼。打完以后，把电鑽拿下來一看，照样轉得好好的。成功了！电鑽一点也沒損伤！巷道通風的問題解决了！快速掘進中的障碍扫除了。

宋德森呢，在这个重大的事件面前，当天沒有开腔。第二天，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似的，他什么也沒說。第三天，宋德森向工人們帶笑不笑地嚷嚷开了：“必須使电鑽打立眼！咱組三个班都得这么办！”

二十多天以后，整个大台礦轟动起來了：“宋德森快速掘進小組創造了电鑽打立眼的先進經驗，工作速度加快兩倍左右！这个先進經驗正向全國推廣！”

过了一些日子，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宋德森在会上作报告：“我們用电鑽打立眼，解决了通風不好的問題……”

他一字不提这个創造是怎么產生的。他用“我們”这两个字，掩飾了他在这个創造过程中的破坏活动，把自己装扮得好像是这个創造的領導者。

官僚主义者給他帮了忙。这个卑劣的家伙在充当生產四組集体模范的代表出席了河北省一九五二年劳动模范代表會議以后，竟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市評选一九五二年劳动模

范的时候，全部地盜取了这个重大的創造，盜窃了北京市甲等劳动模范的称号。

別有來歷

这个宋德森原來不是什么有着二十年工齡的老礦工，而是日伪統治时期多年欺压工人的煤礦把头；他也不止是一个普通的騙子手，原來还是一只陰險狠毒的反革命惡狼。

还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宋德森就参加了反革命的“后天道”，在大道首加恩的領導下積極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从一九四五年起，他就成了这个反革命組織的骨幹，担任副盤主的职务，在京西的山区里，对解放区边缘地区進行破坏。直到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的前夕，他还在山区散佈什么“八路军只能在山溝里遊遊，成不了什么气候”的鬼話，打击羣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

北京解放了，宋德森伪装起來了。在歷次取締反动会道門的运动中，这个坚决反人民的“后天道”副盤主始終拒不坦白，並且还暗中拉攏退了道的工人，企圖發展他們重新入道。

他的弟弟宋德全当过反革命武裝組織还鄉团“九大隊”的中隊長。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槍决了这个作惡多端的反革命罪犯。宋德森更加仇恨人民了。背地里，他咒罵党和人民政府；表面上，对人笑嘻嘻的，处处順着一点，不断地向党組織遞送入党申請書，三天兩头地釘着支部書記問：“您看我还有哪些缺点？”

現在，他披上了最容易使人迷惑的外衣，進行最陰險的反革命活动了。

他鑽了患着嚴重的政治麻痺症和官僚主义病的大台礦党、行政、工会領導方面的空子，利用他們之中有些人是不分和“扶植劳模旗帜”的盲目性，施展了一整套欺上压下、

打击進步、蒙蔽落后的卑鄙手段。他在生產四組一手遮天，蒙蔽住一部分比較落后的工人。譬如，遇到掘進沒有完成定額的日子，按理應該少拿工資，他却抓住这种机会，捏造客觀障碍，謊報工时，替工人冒領國家的工資，拿作籠絡工人的資本。他也惡毒地利用一些工人貪圖省事的落后思想，經常不按設計的規定，指揮工人專揀煤軟好掘的地方掘進。這是反革命的一箭雙鵰：破壞了國家的煤層，也腐蝕籠絡了覺悟不高的工人。對組里一度有過的一個共產黨員，他千方百計地加以打击，直到排斥出去為止。他用盡了办法在組里的青年團員之間和進步工人之間，挑撥離間，使得他們互不團結。

狠毒的破坏

有了这一切暫時的方便，宋德森就明目張胆地加緊他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的一年零十個月里，这个熟悉技術的反革命分子打着“快速掘進”的幌子，指揮生產四組完全不按規格地亂掘亂進，從許多方面造成嚴重的破坏和損失。按照規格：作為運輸道的大巷道應該有一點八公尺高，上寬是一點二公尺，下寬兩公尺；宋德森指揮掘進的巷道却既矮又窄，完全不夠規格。這樣，他就在巷道支樑支柱的時候，大量地截短合乎規格的樑木和柱木，損壞國家建設的寶貴物資——木材。这种完全不合規格的巷道，必須另派大量人工加以返工和維修，樑木柱木都得重新撤換，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重大損失。巷道重修以後才能進行回採，又耽誤了出煤的時間，打亂了全礦的生產進度。根據大台礦廠所作的部分的和保守的估算：宋德森在巷道掘進工程中的破坏活动，給國家所造成的損失等於一九五二年大台礦全年生產總值的

二十分之一。如果遇到連这种不合規格的巷道掘進也达不到定額的时候，他就違反規定的数量，在大巷旁边胡乱多打許多小巷（探袖），湊够巷道掘進的定額。这又是一箭双鵰：一方面，用多拿工資來蒙蔽工人；一方面，陰險地損害了巷道，縮短巷道的寿命。

这种破坏对生產的危害本來是明明白白的，負責驗收的記錄員、担任回採的工人、生產科的幹部以及其他看到这些情况的人們都不能不加以反对。人們憤慨地指責这个組掘出的巷道“像狗洞一样！”

正直与邪惡的斗争經常不断地進行着。

記錄員：“老宋！扒开一个洞就算，这不合規格吧！”

宋德森：“哼！你要打击先進小組、打击劳动模范嗎？”

回採組負責人：“老宋，这可不行呀，我們沒法子回採！”

宋德森：“你存心打击先進小組的情緒，你是对快速掘進有意見吧？我到局長那里告你去！”

就这样，不少的控告到了大台礦党、行政、工会的領導部門：有宋德森控告別人的，也有別人控告宋德森的。

結果呢，一些官僚主义的領導者，还是照样地唸叨着：要巩固咱們的劳动模范，要扶住咱們的先進旗帜！他們在大会上、在其他的場合批評那些反对破坏的人是思想保守，打击先進小組。

反革命惡狼宋德森的狠毒破坏就是这样得逞了。

他有空子就鑽，有机会就处处破坏。工具（鑽桿、鑽頭、鉄板、鉄鍬等等）成批成批地埋起來；又向工人們嚷嚷：工具不够了，領導上不支持咱們先進小組了。保安規程規定：爆破时，在通風良好的情況下，放炮十五至二十分鐘以后，工人才能進入活地幹活。宋德森却巧立了一个“一部裝車法”

的名目，炮聲一响，就命令工人冒着濃烈的炮煙進到活地幹活。工人們經常中毒薰倒。工人何永江在四個月內就薰倒過七次。在生產四組幹過活的人，除了宋德森一人而外，沒有一個人沒被薰倒過。反革命惡狼殘害工人的手段就是這樣陰險，這樣惡毒！

原形畢露

然而，狼的尾巴總是要被人看見的。人們身上的麻痺、大意、官僚主義的毒菌一旦開始被清除，就能看到狼的大尾巴。

大台礦黨、行政、工會的領導部門逐漸看到了宋德森的狼尾巴。一九五四年評選一九五三年勞動模範的時候，就不再提他了。緊接着，撤換了他原來指揮生產四組的職務，暫時把他調到這個礦的大華區作調度員。

這時候，雖然大台礦領導方面還沒有及時地、認真地來徹底清算宋德森的破壞活動，並且深刻地檢查他們自己使這個反革命惡狼能夠得逞一時的過錯；但是，宋德森已經感覺到事情不妙了，他在絕望之中採取了瘋狂的報復行動。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生產六組的工人在四二八巷北石門掘進的時候，突然，一股山水順着深深打進岩石里的鑽桿四周滋滋地冒出來了。按照“煤礦技術保安試行規程”的規定，遇到這種情況，不許移動鑽桿，並且要立即停止工作，報告主管的工程師。這時，工人們馬上停止了工作，用鑽桿緊緊地堵着水眼，馬上趕着去向區長報告。

宋德森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急忙忙地趕到了。工人們正在着急，他却把工人推开，狠狠地抓住鑽桿往里面捅了几下，然後把鑽桿拔了出來。山水如注地噴射，宋德森把鑽桿一扔，往巷道外面溜走了。頃刻間，巷道里水深兩三寸。幸虧大華

區區長及時趕到，在區長的指揮下，工人們奇勇地用木頭堵住了水眼。但是，巷道已經受到重大的損害，修理了十五天，嚴重地影響了生產進度，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等許多方面的損失。

四月里，他在四〇二巷道掘進工程中，故意不按技術員指定的腰綫指揮操作，使三十公尺的巷道完全返工重作。

現在，反革命惡狼的大尾巴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在憤怒的人民面前發抖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在大台礦礦工劇場上，舉行了兩千多人的羣眾大會。從各個礦上來的礦工們，從几里地以外攀山越嶺扶老携幼而來的職工家屬們，憤怒地向反革命惡狼展開了鬥爭。“要求政府嚴厲懲辦反革命分子宋德森”的口號，聲震山谷。

被剝去了一切迷人的外衣的惡狼，在憤怒的人民面前發抖。

人民公安機關當場逮捕了反革命分子宋德森。

“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口號聲，在大台礦的羣山中長時間地轟鳴和震響。

勝利永遠屬於人民；敵人不投降，就一定消滅他！

（原載1955年9月6日“北京日報”）

奇怪的“司機”

賴 魯

在招待所里

一九五三年夏天的一個早晨，長春市青海路的一座招待

所里，到了二、三十位新客人。他們大部分身着黃色軍服，从胸前掛着的閃光的紀念章上，人們一眼便可看出這是一批从朝鮮前綫轉業來的新建設者。這是一羣活躍的汽車司機，一支参加建設祖國第一座汽車工業城的運輸隊伍。

這些習慣於旅行的司機們，把舖蓋安頓完畢以後，就各自出去蹣跚，有的去觀看那著名的斯大林大街的景色，有的去逛百貨公司，……最後，在招待所的房間里，只剩下了一個人，那便是在轉業時受到招聘工作人員口頭表揚的汽車“司機”金倫。在前幾天，一位招聘工作人員曾經当着許多司機的面說：“你們看金倫……从朝鮮部隊中回來後，連家里都沒撈着去看望一下，就半路参加了祖國的經濟建設！”對於這樣的誇獎，金倫只報以“謙虛”的一笑，好像是說：這也值得一提嗎！現在，金倫拒絕了同志們約他逛大街的邀請，獨自曲着腿倚在床沿上，給久別的“妻子”寫信。

一個星期過去了。想尽早地参加汽車廠建設工程的心情已經使許多人焦急了，但金倫却仍在安靜地埋頭寫信。有人在旁邊打趣他和他“妻子”的愛情，說些笑話……有的人提議說：“老金，曲在腿上寫信，多不舒服，攤在桌面上寫吧！誰也瞧不見的。”“老金”只是微微地一笑，搭訕兩句，又埋頭寫他的信去了。在這一個星期時間內，“老金”足足寫了二十多封給“妻子”的信。

“老金”寫完他的所謂“談談家事”的書信以後，仍然不願和其他司機外出閒逛。也許是他有“好靜”的個性吧，人們這麼猜測着。沒有多久，“老金”的第二個“愛好”又很快地被人發現了——他在迫不急待地医治着自己的那只紅鼻子。他時時對鏡用藥擦着他那与众不同的鼻子；並且，不斷地在鏡中打量着自己那顆敲掉了金殼而顯得灰黑的門牙。在人多嘴雜

的时候，“老金”就会一边擦藥，一边嬉皮笑臉地对几位司机說：“多难看呵，你瞧瞧这紅鼻子！”

在第一汽車制造厂工地上

六月的太陽直射在工地的大道上。各种車輛川流不息，卷起了迷雾般的灰塵曝土。一輛裝滿泥土的載重汽車的駕駛窗口，伸出了一張瘦長的笑臉，他在向停留在道旁的另一位司机傳話：“喂，來賽一賽吧！”風吹散了这些字音，使人只能理解成为一个“友爱”的招呼。說話的是新近成立的机械化供应站汽車大隊“司机”金倫。

还不到半年時間，金倫在工作上的“積極肯幹”、对待羣众的“和藹可親”和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已經为全汽車隊的司机們所讚譽了。

新从農村來参加建設的青年团员陈貴發，被分配到金倫这边來当学徒。他得到一个多么“善良”的“師傅”啊！金倫一开头就送給他一套工作服，不到三个月又託人为他介紹了一个中意的对象。

嚴寒的冬天來到了，司机們冒着侵晨的冰冻，哈手踏脚地在用木炭烤車；等把凝結了的机油烤化，馬达轟动，車子一溜烟便开出車棚。人們把車子开出以后，金倫还要做善后工作：首先澆水熄滅炭火；然后再用手从灰爐中揀出殘存的木炭屑，把它們聚集成一堆，准备再用。

試用期滿了，在小組評定工資的會議上，金倫在有条不紊地談到自己的工作履歷：“我十來歲就在南京的一家鉄工厂当学徒；到了十七歲那一年，才到廣西桂林余合記运输行学開車，一学就是三年，旧社会的苦处，我不說大家也知道，三年什么也沒学会。以后，我又到昆明运输公司当助手，在西南公路上開商車，……一直到抗美援朝，我参加志願軍部

隊中當司機……”你看，金倫是一個歷史“清白”、“工人”出身的老“司機”呵！當場小組里有人提出給他評為七級工，工資三百三十五分。金倫聽到這話，向站在旁邊的黨支部書記看了一眼，然後把頭連連地搖了几下，用充滿着“自謙”的口吻說道：“本來同志們評多少我都沒有意見。只是我現在的技術够不上七級，評的太高，不合‘按勞取酬’的原則；而且，評高了容易使我產生自滿情緒，影響我自己提高技術。還是把我評成六級吧！拿二百八十八分，就足够了。”這是多么謙虛的態度呵！

誰要是有事到汽車大隊找金倫，如果是在工地上，你就去找那個穿得既舊又破的司機吧，那准保是金倫；如果在食堂里，你一眼看到那面前擺着一碗開水、一碟素菜、吃着高粱米飯的人，那也十九是金倫。

跟着這些“動人”的事蹟而來的，是金倫坐上了建筑工程部直屬工程公司的會員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席位；在評選先進工作者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金倫的“模範事蹟”；金倫的行政職位，已經由一個“積極”的“司機”，提拔為司機訓練班的輔導員了。

羣眾的疑問

金倫得意洋洋，自以為在汽車廠工地紮下根子了。但是，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還是看出了，金倫是一個別有來歷的人。羣眾早已提出了許多難解的疑問：

為什麼一個開過商車十來年的老司機，爬上駕駛台卻像一個初學的生手呢？

為什麼一個能在西南公路的崇山峻嶺中蜿蜒爬行的駕駛員，連汽車上的配電盤出了一點小毛病，還要找電工來修理呢？

为什么金倫在食堂里用餐时，節儉異常，而他家里屋角上，却堆滿了空啤酒瓶呢？

为什么金倫特別“喜欢”穿破衣旧袜，而情願把現成的“羅斯福”呢料服裝藏着不用呢？

背地里，羣众也在探討这些疑問的答案。有的司机說：“我看金倫就不像是開車的出身，一定是坐車的出身。”

對於羣众这些疑問的确切回答，也是來自羣众。一九五三年底，当地的公安机关接到了由駐朝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轉來的一封信，以及有关的材料。檢舉信和有关的一些材料指出：金倫是一个偽裝進步打入我重点建設工程部門中的反革命罪魁，有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活动。有关公安部門隨即根据这一綫索，進行了長期的、嚴密的偵察与調查工作，結果証实檢舉人反映的情况完全是事实。於是，騙局被拆穿了，一个以金倫为首糾集另一些殘余反革命分子組成的反革命集团，被一網打尽了。

“司机”的原形畢露

在法庭上，这帮匪徒供認：金倫的真实身份是國民黨反动軍官，偽軍校十四期畢業生，國民黨員。蔣匪帮从中國大陸潰逃前夕，把他和与他一样的許多反革命分子埋伏下來，以便从背后打击解放了的人民。一九五〇年，反革命分子金倫在貴州偽造歷史，隱瞞他的反动身份，混入了我人民解放軍某部当司机，並且騙取了信任和榮譽，不久又參加抗美援朝。去朝鮮后，这个別有用心“的司机”，就和反革命同类熊天权等合謀，一面發展反革命組織，一面策动我志願軍某部汽車司机去漢城投敌。当时，由於我志願軍对敌特活动的嚴密防范，这些反革命計謀都沒有能够得逞。金、熊兩犯感到在軍隊中不好活动，又密謀离开軍隊，陸續返回祖國，打入

我工礦企業，偽裝積極，騙取領導職位，盡力鑽進我黨團，等待時機進行破壞活動。

果然，到了一九五三年五月間，金倫由錦州勞動局介紹到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築工地後，立即向他的反革命同類發出了大批信件，指示如何工作，怎樣隱蔽。金在寫給潛伏在錦州某企業中的另一主犯熊天權的信中說：“你應該積極靠近黨團，多接近領導，表現‘進步’。以一個積極工作者的態度圍繞黨團周圍，就是我們當前的工作方向。”在另一封信中又說：“你在勞動上要發揮高度熱情，團結周圍羣眾，為自己的鑑定打下良好的基礎。”這就是金倫當日所謂寫給他“妻子”的書信：為了避免暴露馬脚，他們在通信和聯系中，還規定了統一的暗號、代號和黑話。比如“天氣好壞”是問被發覺沒有，“生活好壞、收入多少”是問能否發展組織、發展了多少……；見面時接遞紙煙，煙頭火向着手心表示是“自己人”……。

反革命主犯金倫混入我汽車大隊後，一方面偽裝積極以迷糊羣眾眼睛；一方面進行破壞活動。金倫在自以為紮下了根子後，又積極和幾個歷史不清、對黨不滿的人，交友談心，常邀集在自己家中，大吃大喝，進行感情拉攏，準備發展組織，進一步擴大破壞活動。但是，正當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得意忘形，慶幸工作“順利”的時候，他們就全部地跌進了我公安部門早已佈置好了的法網。

（原載1955年11月2日“工人日報”）

“底”被揭穿了

北京日報記者

假積極

一天，海淀区西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辦公室里來了一個

又高又瘦的老头子。他迫切要求入社，嘴里不停地說：“我霍荣崑是翻身戶，我的騾子、車都是毛主席給我的，我一定得帶頭入社。入了社，我的牲口和車你們作价就作价，不作价就放社里大家用，反正我沒有窟窿也沒有債。”霍荣崑不但自己積極要求入社，还在巨山村的羣众大会上热情地向大家說：“参加合作社，走社会主义，一点不吃虧，先走总比后走强。你們看我老霍，地多地好，头号的騾子、車都攔社里了，你們还怕什么？赶快入社吧，跟着我走准沒錯！”入社后，他勁头十足，不論什么事总走在前头，而且能說会道，办起事來也很有办法。海淀区西山鄉工作組和社幹部一看他这么積極能幹，就选他当社管理委員會委員和第四生產大隊的副大隊長。

可是，假的就是假的，假象是不能永远騙过人的。霍荣崑入社不久就露出馬脚了。在一次社幹部会上，他趁着人还没來齐，就說：“有的合作社除了搞生產，还开个棺材鋪賺錢。咱們社也开个棺材鋪好不好？”有的管理委員當場反对說：“經营商業是違反社章規定的。”霍荣崑馬上把臉一拉，一声不哼。可是，没过几天，忽然听說棺材鋪开张了。大家一了解，原來是霍荣崑背地里拿了三百塊錢股份，慫恿社員刘啓良等四人出头搞的。

霍荣崑入社时还帶了一个叫黃鳳林的親戚一塊兒入社，可是黃鳳林入社后，仍然寸步不离地赶着霍荣崑帶進社來的騾子車。原來他是霍荣崑的長工，霍荣崑故意違反社章，偷偷地把他帶進社來，而他所得的工分，却完全揣進霍荣崑的腰包。

挑撥、打击

巨山村的社員都被編在第四生產大隊。社管理委員會为